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五目錄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五

挽詞

沈喜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乘赤豹兮從文鯉車瓊樹兮旆瑤華左江蘺兮右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但一封遺問之南馳臨長風兮哭之痛杳冥冥兮羌晝晦表獨立兮山之上曖英靈兮安在幸蒼穹誘衷 聖衷渙恩渥之浩浩復官爵兮葬以禮又申之以護送三道所贍聆兮莫不感涕夫豈出於一二人之私好非精忠夙著於平

日安敢望靈修之到此覺寤昔余之與君相識顛生鬚兮齒如氷隔八歲之少長為莫逆之親朋登瀛洲兮選蓬山藹一時之名僚襲芝蘭而俱化蔭松柏之後凋值中年之邦厄痛島夷之猖獗奄 仙蹕於灣塞執之手兮涙成血俄迅掃於神京際中興之魚水愧文學器識之遠絶忝同升乎三事披肝膽而交箴誓終始乎忘身而徇國歷 兩朝十年之艱虞豈能無瑕釁之可斥遯荒野於先後程一息而遥望逮前冬之霜雪君又自觸夫罪網聞待命於一牛鳴地淹旬日而問訊者止於數度欸危蹤而不相就夫誰庸

拙之故也早知奄忽之至此雖體解吾猶遠將而永訣摩雲嶺兮峻極此海茫茫兮不可越心紆軫其誰語怊惝怳而自失形穆穆而浸遠離人羣而遁逸竊想夫飮沆瀣而漱正陽超埃氛而遊太初保神明之清澄精氣入而麤穢除玉宇寥廓兮雖云樂亦何不臨睨乎故居結幽蘭而延佇䰟髣髴而歸歟

又　柳根

重入黃扉鼇羽儀凌烟繪像肅英姿閒居寂寞東郊外嚴譴蒼黃此海瀕月宿斗牛皆是命日斜庚子此何時舊遊恍若前生事七十方知死別悲

追逐班聞每後前銀臺玉署五雲邊清風滿室懷氷
雪黃卷盈床對聖賢仙鶴蹁躚問無地文星謫降倘
歸天自憐生世吾差長不道交期在九泉

又　李好閔

邦國多艱難樑摧社稷臣興亡看何事謫歿屬斯人
正氣乾坤盡高名宇宙因山河五鐵券勳業在麒麟
道德元虛位忠邪不定名空敎白山重何益止溟清
世事寧須恠神明只可驚都人加額望風雨暗丹旌
范老辭朝日令威去國時荒城從自在逐客不曾歸
春草初生別榴花未落悲獨來相送處垂淚想征衣

少日推三李吾年最在先深慚糠粃壽忝列鼎台前
德業歸公輩瘵羸獨我偏凄涼餘後死萬事問蒼天

又　　　　　　　　　　　　　　　　　李廷龜

前月念後連得相公手札及絶句敢以一律附書以上曰經春歧路尚躑躅湖上蕭然一草廬昨夜獨看青海月今朝忽把白沙書世間萬事何時了名下千秋此老餘最是停雲相憶處亂鶯深樹雨晴初書未達而哀訃至矣慟哉慟哉

神仙秀格廟堂姿宇宙軒昂男子奇獨以片言扶世

道曾將隻手濟時危經天大業遺編在入地孤忠聖主知欝欝山河收爽氣斯文從此益堪悲

寸心同是愛吾君白簡縱橫尚忍聞只擬湘潭先後發何知泉路死生分流言未返東山舄水調空傳嶺外文千古孤忠應有淚雪寒峯上灑歸雲

去年扶病訪河陰草草分携便至今遠札三傳皆苦語報章纔去已哀音襟期共結他生約天地長懸未死心寂寞柴扉湖上月夢中惟待一來尋

又　尹昉

第一班頭玉立時千官拭目看朝儀秖今槐棘無人

見猶記蕭然瘦鶴姿
宵次悠然一物無白頭唯有赤心俱三年長嘯東岡
上始信人間大丈夫
一節周旋四十年孤忠偏荷 聖君憐誰知晚歲忘
身地却是中朝指正天
路直咸興嶺外賖逐臣何處望京華那期五月斜庚
日蕪沒平生大海涯
人孰無生孰無死此公來去未應閒定為異氣騰千
尺看取今宵斗極間
萬古雲霄輕一羽百年人物記三韓他時應有知公

者須向名臣傳裏看

疇昔蘆花洞裏逢松簷夜雪得雍容微言細聽存心法滌盡餘生芥滯胷

老去剛腸異昔時生離死別揔成悲吾行雖晚應非遠南北東西迷所之

又　　韓浚謙

憶昔青門哭送辰稠中一揖即相親山堂水閣遊棲遍夜粥晨茶講說頻舉世共推知己士遭時同作匪躬臣那知畢竟分生死俱是天涯受玦人

歲乙亥春余與公俱以諸生哭送　仁順王

大妃之喪姜時望介公以交於我相與一揖而定爲莫逆之契自是三四年之間之山之水雪榻螢窓動必偕焉夜粥晨茶乃其時實跡抆淚書之

癸丑之冬哭漢陰當時惟我識君心六年乘化君何遽千里含悲我獨深湘浦茝蘭秋寂歷 穆陵松栢夜蕭森懸知地下追班處應念龍鍾未盡簪

又 吳億齡

束髮登朝四十年一時人物許誰先氣鍾天地精靈厚身負邦家想望專龍性未馴豪亦甚鷄鳴不已節

逾堅有涯者壽無涯德千古高山與大川
欲識陰扶社稷功神鰲壯力柱蒼穹寧因去國能忘
世卽使臨危亦匪躬地下龍光囬日月人間姓字落
兒童不堪西北風塵意廊廟于今倍憶公

又　　　　申　欽

生世休言晚吾猶及此公沖襟元灑落曠度自深崇
物化身何與人亡道不窮倘來曾是夢適去任成空
江漢流無盡旂常績已豐傷心寢門淚矯首遡西風
去歲平丘別班荊坐路歧相驚五年面不盡萬重思
此理將安問浮生竟至斯存亡猶早晚臭腐亦新奇

輪坎泉臺暝丹旌劒辟危巖洋吾已闋無復啓朱絲

又　　宋英耇

盆梅花與碧桃花花落人亡唯舊家浮雲世事一聲鴈不盡長風吹白沙

悲歡本是形骸外生死任他談笑間直欲狂歌聲正苦一言題挽向關山

又　　張晩

門墻留跡幾多時齠齔相隨鬢已絲山岳萬重纔得似海波千丈敢窺潴丹心許國寧辭死白首投荒獨禦魑身後是非公議在滿中清血哭吾私

又　朴東亮

寂寂乾坤在悠悠江漢流座隅遭鵩日天市跨箕秋已阻人間面惟期地下遊東南間氣歇牢落掩狐丘

又　鄭曄

祥鸞彩鳳下塵寰黃閣丹書一夢間唯有此心天日照九泉應對舊龍顏

又　沈悅

瀝血危言徹冕旒聖恩猶許謫遐陬三年贏卧黃茅瘴一夕催歸白玉樓千載聲名垂宇宙百年英爽返山丘湘纍義魄霑新渥天日昭昭已燭幽

福善徒虛語公胡遽至斯巫咸不可問天意竟難知
落落英靈盡堂堂正氣隳令威終莫返抆淚咏遺詩

又 朴東說

北海人千里東岡屋數間烟寒漢陽樹日落穆陵
山走卒猶呼姓 天恩已復官歸魂隨爽氣萬古壯
三韓

茫茫青海月湫湫黑山花嶺外眞吾所蒼生獨奈何
醜虜方輕漢長星遽隕巴天時政如此哀淚欲成河
風雪平丘路江山獨浦亭梅邊一杯酒別後五階蓂
纔得因人問俄傳絕筆銘平生伯夷傳更待地中聽

又　李時發

指李同根早受憐孤蹤偏荷費陶甄薛門誤賞青萍劒兪幕慚依綠水蓮南驛雨聲離恨後東岡樹色淚痕邉哀辭此日言何盡拈筆茫茫但視天

黃閣朱崖任彼天丹心白髮照窮泉繪麟勳業歸餘事賦鵩哀些屬暮年冥漠一朝青海岸英靈千古雪山巔隱崇　聖渥今汪濊不用招湘宋玉篇

又　申翊聖

頹景追濛汜逝水汨東駛昔人不可見今人又背棄惟公稟實專器業俱茂異夙負廊廟姿卓犖能高視

一條蒼生望舉世裁清議時維　先王代際遇古莫
比汾穆動昭融夷阻窮歷試翩翩儀鳳來煌煌為世
瑞扶顛見功實職職天地位砥柱屹崢嶸曠宇倚所
庇志永回唐虞緬想垂衣治乾坤日蕭瑟正氣蕩而
離漢老既返真公意亦凋悴棲棲寄有涯莽莽浮雲
思怡然當大難沛然奏封事亟撤斂復尊覲僊投魑
魅歲暮謁郊扉莞爾閒奚自眷誨發衷曲耿耿悉銘
記臨行留一札父子咸齎淚昕夕勞跂思乃欲傅雙
翅遠鶴竟不歸幽音馳塞騎家嗥而户吊士女載悲
悽始識澤物深感公有由致去來茲已足風流竟誰

嗣抑塞激微襟長言心欲墜

又　　　　　　　　　　　　　　　　金墍

鼓吹元和賛大鑪擬將昭代納唐虞　两朝德業看鍾鼎餘事文章若典謨名與斗星高北極氣為山岳壯洪樞人亡道喪無涯痛獨向高天更一吁

洪水崩山大木摧蒼生絶望士林哀蕭曹勢愜非王佐管晏功高是覇才日月晦明終豈蝕刑名綜錯定誰裁公歸未了人間事須檢新編忌諱災

龍馬精神已矣休楚魂歸處鬼門脩形模會向丹青覔事業當從簡策求今世固難承謦咳此生那復覩

風流追思奉袂南郊別江漢西流月獨留
書劒當年幕府趨一生吹獎愧偏紆位尊廊廟心逾
下功冠麒麟迹若無天外未禁知已淚人間空憶報
恩珠可憐白首平津客忍對王孫墨竹圖

又　金止男

騎龍雲漢昔蹁躚寄跡台階亦偶然六十人間元是
謫三千嶺外未爲遷死生安順應無恨雨露榮私本
不偏獨有情鍾舊賓客北望歸櫬淚如泉

又　洪瑞鳳

逆旅旣云苦歸來隨大鑪塵沙此世界樓觀卽蓬壺

豪傑人何在風流掃地無踈襟元有繫今日更誰須

又 趙存性

山河間氣國蓍龜此老何為生此時勳業 兩朝忠未補江湖六載志空奇千尋砥柱波瀾湧萬古綱常日月熙加額至今長已矣謾令行路涕交頤

又 崔有海

五百年來會間氣文星鍾出萬人英清虛洞名傾氷鑑洞澈張如揭水晶浩浩文源江海溢森森詞法鬼神驚力扛九鼎騰天馬壯拔三山走海鯨鳳效文祥儀聖世麟隨休應出瑤京玉花早綻風雲會瓊樹長

濡雨露榮學海淵深天可沃恩波浩渺道方亨神光
燭物寒肝膽寶鑑明心正世衡戎禦東濱殷鼎沸龍
飛西海附鱗行國收箕壤先輸策路接遼陽獨效誠
沐雨餐風厲壯節衣麻帶革理雄兵重恢　宗社三
韓業特立　王家萬里城獨抗絲綸邦誣雪旋司梱
棘國憂平垂紳正笏黎氓息論道開聰聖學成納約
自牖三接寵臨機勇退一身輕纔敷鴻業優經世却
斂奇才便濯纓獨樂園中書萬卷春明門外鬢千莖
偷閒獨見天機妙守靜都忘世慮嬰日轂再昇翬國
步台星重粲列天紘流奸蕩惡朝端穆革弊恢公世

道貞捴攬權綱歸肅正裁成機務盡愜閣備先陰雨
兵聲振謨淨妖氛國柱孼英俊幾回司鎖鑰邑苴無
路近簷楹盤根別刃知精敏濁世回風厥廓清異議
方殛先舐辨讜言將錮賁揚聲欽明犴獄仁風煽爬
櫛軍缺義膽勍得意春秋嚴載筆牢辭勳券謝調羹
禁林風雨中宵起玉府琳琅道上橫十里湖山行樂
地一天雲月退憂情心懸魏闕寧知退身荷鴻私詎
顧生萬死病臣垂血淚一封危懇犯雷轟愜張節義
乾坤奠扶植綱常日月明直暴丹心期補衮肯將華
髮更求名　聖恩天覆論輕典朝議波掀落大坑一

片孤忠西日白千山危棧北飈獰蕭條匹馬行裝淡
追遞關河戀主惇明時佇見金鷄降故郭還驚白鶴
鳴沛澤有時稱聖主經邦無望泣遺氓雲迷故道還
孤櫬雨灑悲風濕表旌百歲繁華歸大夢千秋名義
托荒塋龢生曾荷祈奚感相國恒憐屈子醒累受高
文責寃穸頻陪鳩杖陔峥嶸論時幾吐心肝語評學
頻將口舌爭大度天涵虛受易英風雲豁擇言精他
年只願探玄學今日寧期啓遠程茹恨强吞山店酒
高談共對夜窓檠孤松落落寒猶翠雁雪滂滂凍不
晴倜儻公心無慘沮送歸吾黨獨怔營愁填胷臆雲

鴻斷夢接音容壁月驚淚有盡時悲豈極獨憑挽軸寫心呈

又　李明漢

白髮先朝老大臣天生豪俊任經綸文章李杜爲餘事德業夔皐是後身霽月光風佳氣像金剛玉粹好精神行藏有道龍初蟄倚伏無常蠖必伸綠野琴樽新舍靜青門花竹故侯貧心因許國常輕死語切匡時不待詢屈子恩踈悲世隘任公言直賴君仁咸關急雪連青海秦嶺孤雲隔紫宸十二樓前床下客三千里外夢中人離違已久書盈篋消息難真淚滿巾

暮景沈痾嬰瘴厲異鄉羈思飽酸辛存亡錯道皆關
命娼嫉端由獨出倫未見虞翻沾雨露空教傅說作
星辰鶴歸華表家何在鳳去丹山跡已陳膾炙新篇
傳鵬鳥清高遺像冠麒麟鴻名不逐浮漚盡隆渥還
從入地新一瓣燒香唯刻骨百年銜訓只書紳樑摧
棟折將安仰失步迷方更孰親築室於埸慚子貢移
家于柳負盧遵唯應他日修文會談笑重薰座上春

又　李顯英

氣得山河秀忠昭日月明氷壺光更澈滄海濶愈清
筆下三巴水胷中萬甲兵文章自餘事經學晚專精

灑落風雲會飛騰管葛名臯陶推淑問氷檗繼家聲
慷慨新亭泣蒼茫蜀道征訏謨協漢策談笑復秦京
慗頓乾坤豁驅除嶺海平蒼生濟袵席黃閣勢崢嶸
灎澦波難渋菟裘計晚成蛟龍蟄寒水烏雀喜秋晴
疇昔心神托今來寵辱驚閉門看薨薨欹枕聽營營
寢席衷安淚湖山謝傅行一封排紫闥千里就嚴程
渤水環庭黑喬山入夢青眼穿闗嶺樹天濶短長亭
殘月悲新咏黃河憶舊盟事留雲水白身去雪山輕
悵望重歸路嗚呼二豎嬰空聞市巷罷無乃祝宗誠
地下君臣契人間父子情微言垂宇宙新渥備哀榮

方急三邊警誰爲萬里城台衡卄載業寂寞數椽傾
脫落東民責飄颻北塞旆淒凉餘音曲痛哭舊書生
奉袂龍門早傾河鼉腹盈躍金蒙鍛鍊跨海逐鯤鯨
綠綺絃初絕龍泉老更鳴高山失瞻仰櫟月想儀形
天地終風雨軒窓漸晦冥他鄉未執紼白首淚縱橫

又　李如璜

天爲吾東出藎臣 兩朝黃閣任經綸文章事業聞
夷夏風采威儀表搢紳廷議不饒封劉日 聖恩還
霈蓋棺辰傷心加額民瞻處無復玄端上紫宸

又　張維

關塞風霜鬢髮皤孤臣忠憤欲無訛　兩朝元老多
泉壤千古彝倫墮綱羅未信天心扶社稷空留正氣
作山河東岡舊宅斜陽裏不獨羊曇不忍過
間氣元精未易鍾堂堂寧復有如公百年變故遭今
日諸老聲名在下風自是存亡關運會難教魍魎護
精忠巫陽已去鈞天遠廊廟凄凉世界空

又 不求而送　金昌一

三綱幾折扶而起天可欺乎不可欺誰能借得文公
手特筆大書表出之
鰲柱擎天天妥帖鰲亡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囚山

雨雨未多於我淚多

又 有客題送挽詞而不書姓名未知何許人也

臨危素髮幽都逈誓死丹忱白日明可憐歸櫬先兆路松桂蒼蒼雪欲傾

山仰當年手幾加顧公無恙濟痒疴鼎湖弓劍墜遺遽萬事如今奈若何

地覆天翻力未迴陽消陰長恨難裁斧屋豈堪魂夜哭 穆陵寒月透林來

畫像贊

白沙先生畫像贊 崔錫鼎

世有理亂之相乘天為英豪之間出文足以揚厲國華武足以鞏安王室為將相而奮其才略履禍難而竭其誠節矢谹謨於壬辰寇深之年抗正議於丁巳倫斁之日磊磊者軒天地昭昭者揭日月至其門下諸公辦得癸亥勳伐若唐張桓之再造史稱狄公之遺烈盖其材資邁絶於等夷事業本原於經術傳所云五百命世殆為先生而發歟後先生今已曠久猶可識精神風度之髣髴若其妙處之不可傳諒非毫末之所能悉

書院上樑文

花山書院上樑文 癸亥前　金墍

雷霆莫之能屈正氣充塞乎乾坤日月不足為明大節炳燿乎今古瞻仰已同於一世是非何待乎百年玆就松楸之近區乃敞祠院之新搆恭惟先生儒林領袖 國朝耆龜澄明洞徹之襟懷蘭雪灑落冲融夷曠之器宇山海高深平生匡濟之心安社稷以為悅終始啓沃之道非堯舜其不陳須緣廷議之紛紜而致 天威之震疊判一死於鼎鑊進尺疏於冕旒白髮丹忱瞻玉墀而眷顧邊風朔雪度鐵關而逃遭哀極夢之遽催痛樑木之忽壞二百年綱常賴以不

墜功烈無前數千里要荒尚能知尊我輩之耻況此
枌榆之里社可緩棟宇之經營與同志而合謀首多
士而先倡衆工齊事不日告功栢板松楹斯取此而
表直仁山智水皆有意乎象賢蔽於古而顯於今曾
識鬼神之慳閟成於家而達於國可見俊髦之賓興
但挹先生之風流足厲士夫之名節知觀感之是在
敢助修樑想謦欬之如臨聊用贊偉兒郎偉抛樑東
烈烈忠精我相公氣作山河應不散鎮維邦國自無
窮兒郎偉抛樑西無數參雲直木齊多少衣冠瞻想
地高風喚醒世人迷兒郎偉抛樑南烟光草色　聖

恩覃箇裏分明看氣象太平文運可能占兒郎偉抛樑北矗矗羣峯皆玉色補天從古不須多鍊取他山一片石兒郎偉抛樑上天地中間森萬象昭然此理豈難知人自參三無畏狀兒郎偉抛樑下諸賢要識其大者聞風興起將在玆發憤唯須尚類也伏願上樑之後絃誦不絕香火益虔苟羨苟完鎮來世而永固爰居爰處指前修而依歸宜成俗於一邦庶作新於斯文

老德書院重建上樑文　崔錫鼎

樹風烈於曠代彌切誦義之誠新廟貌於遐荒聿修

妥靈之所海嶽增色民士改觀文忠公白沙李先生
才實應期氣則間世斷國謀王之偉識餘事文章旋
乾轉坤之宏猷一心 宗社洛閩步驟輔以問學之
高明雷雨經綸蔚然誠忠之茂著心事則青天白日
德望則威鳳祥麟當驅馳戎馬之間方叔召虎逮訏
謨廊廟之上稚圭希文屬昏辟謂毋可讐抗直辭指
天為正引虞舜厎豫之義忠炳日星證麟經特書之
嚴義凛霜雪雖觸冒兇焰身且阽危顧扶植彝倫國
與有立邈矣沙塞係之纆徽夔魖兕虎之區如履樂
土玩索持養之力若攻專門窮根識蛾述之方椎俗

被螟化之澤欽皓天之弗復竟赤舄之無還郭泰傷
時痛周雅之殄瘁靈均去國悲楚些之招魂詠　穆
陵斜日之詩遺臣掩泣唱鐵嶺宿雲之曲行路興嗟
千古倫常柱生民而棟宇宙萬代瞻仰昭日月而崒
泰山唯此好德之秉彝詎無尚賢之崇祀冦萊公之
返櫬人傳挿竹之鄉韓吏部之去潮邑有奠蕉之廟
迺睠鵩舍之舊地仍倣鹿院之弘規事非強爲尸祝
初出於鄉論時若有待扁額載須於　聖朝蓋當百
僚之獻言抑有二臣之同志休翁滿腔血引經之議
百世風聲醒老一片心愛君之詞千仞壁立閔老峯

按廪于此在 先朝而敷教作人吳陽谷通判維青
當巳巳而抗疏伏節至若晩庵雙栢並稱歲寒孤松
凡玆百餘年來有此六七公作念遺躅俱在一路𧝣
俗歸依故追配咸無異辭士林忻慕奈緣歲籥之滋
久而致祠屋之壞傷赤白漫漶之不鮮致餙旣乖於
輪奐風雨震凌之攸萃居業共病於葳修肆仍舊貫
而改圖易以良材而加拓山原如故不待龜筮之是
謀鼍桷維新已見燕雀之相賀衿紳遠邇攀户牖而
翹心冠蓋東西望門墻而拭目㬌乎靈宮之有侐儼
然列位之如初環崇峀而帶長河氣象淵源之可挹

度堂遊而陳俎豆焄蒿肹蠁之無違景行高山靡替
嚮道之志夏絃秋誦益勉求學之工將見斯文之蔚
興奚但衆瞻之咸聳式揚善頌助舉修樑兒郎偉抛
樑東滄海連天望不窮看取一輪紅旭上昭昭千載
照丹衷兒郎偉抛樑西烟樹咸關嶺路迷定有忠魂
猶睠顧長安不見暮雲低兒郎偉抛樑南喬松老栢
欝相參閱來萬刼風霜後勁幹高標衆始諳兒郎偉
抛樑北嵯峨雪嶺磨穹碧千尋卓立仰彌高泰華巖
巖人共識兒郎偉抛樑上萬古雲霄開曠朗光風霽
月浩無邊留與千秋看氣象兒郎偉抛樑下左右圖

書正瀟灑風雨踈欞夜氣凊遺篇諷誦疑親灸伏願
上樑之後棟宇不騫芬苾罔缺談經講禮作興於昭
代之聲明砥行立名觀感於前修之矩範結搆與江
山并久儒雅視鄒魯同風

白沙先生集附録卷之五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六目錄

諸公撰述

老德書院留書敍

諸公記識

牛溪先生日錄

象村集求正錄

象村晴窓軟談

月沙集

寄齋壬辰日錄

芝峯類說

竹窓閒話

蒼石異聞錄

荷潭破寂錄

柳夢寅野談

許氏識小錄

樂全集

南溪集

東平尉聞見錄

趙忠靖家傳舊聞

諸公撰述

楊山野人談錄　清陰金尚憲

楊山野人曰　宣廟治國四十餘年拔擢養育盛備輔弼之臣一時人材於斯為多然遭世昇平所為不過邇英講書白虎論經而已　上方勵精圖理朝廷少闕失又無折檻牽裾之擧人未深識焉壬辰之難乘輿播越幾不為國時則有若梧里李公為監司關西策應　行在漢陰李公儐接王人周旋中度弼雲李公典中兵布置中外俱得宜翊贊中興卒賴二

三諸公之力厥後諸公繼踐台司辰猷遠圖靡不殫究迄 先王之世用底康寧人始服 先王豫養之意至此畢效而亦意諸公展布之所更無餘地矣今 上卽位國家不幸八九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南衡山江都之獄無已時 上輒親問尋跡窮治往往辭語極蔓延左右諸臣莫不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讞平將基禍國家者殆有甚於寃難於是首揆漢陰公獻不可讐毋之議廢退以憂卒前首相梧里公先事陳倫紀至嚴之論竄配關峽弼雲公亦以故首相所居田間家食閱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

貶損 長信宮公引虞舜處變之道冀悟 上心及
遠逐荒裔然後人益服 先王爲國家培植者不但
禦侮奔走之用而止耳大聖人遠見之明出尋常萬
萬如此何其聖也何其聖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夫孔子以列邦攝卿假國史寓王法非
鈇鉞人也而能使之懼者以其至公無私也今公之
議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婦孺無
不誦說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皆知大節之不可
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訾而心内服以爲眞不可及
也使旣熄之天理將復明已斁之彝倫將復叙亦不

可謂無所懼矣人以為公之此議得春秋之義者非耶昔韓魏公以慈孝之說導帝與太后卒能全母子之恩為宋室美德公之心與魏公無異而獨不能成魏公之事此則豈獨公之不幸而已乎吁可惜哉野人之言非阿所好者也因取而錄之

記夢說

仙源金尚容

己未五月十三日白沙公初朞也前夕與家豚葦坐語忽然念及嗟惜久之其夜夢見公與其兄松楅氏坐于東岡書室中於案上手寫大學章句余問之曰寫此何為公曰余欲讀之仍問余曰君近讀何書余

答曰吾亦方讀大學耳公曰君知大學中庸相爲表裏乎余曰何謂也公曰中庸天命之謂性卽大學所謂明德也率性之謂道卽大學之所謂明明德也修道之謂敎卽大學所謂新民也道不可須臾離者卽大學所謂止至善也蓋道者至善之所在不可須臾離者謂必止於是而不去之意也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卽大學居敬工夫也莫顯乎隱莫見乎微卽大學誠意章十目十手毋自欺之意也喜怒哀樂心之用也未發之中心之體也發皆中節卽正心之功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卽心正身修而國治天下平之

效也其他章句逐節縷解論說甚多皆余平日泛看而未能精察者也聞之若有所開發遽然一覺茫然不能盡記深可恨也嗚呼公之精爽不昧一念之間情意孚感來入於夢宛若平生講學論道諄切如此吁其奇矣恐其日遠日忘玆錄其所能記者以自省覽兼示兩家子弟

跋

尤庵宋時烈

魂與魄交心在其中依舊能思而做夢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之深淺此程朱二先生說也其古今志怪徵異之流皆不足言也惟白沙李公仙源金

公講論庸學之事甚奇而不可泯也其所講之說
實與前後儒先無不吻合如使曾思而復起則必
莞爾而笑曰你何從而得聞此相傳旨訣云爾此
非白沙公所學合下精密則曷能以旣變之游魂
論說道妙若是其諄諄而徹仙源公則亦安能精
意感通相與默契哉盖二公皆不失天命之性而
其所以取義成仁者皆求所謂至善者而止之其
可謂不負所學矣嗚呼秦漢以來此道不明其所
發明者僅能依俙故朱先生謂之夢裏說今二公
則夢裏所說猶甚端的此豈非 本朝專尚程朱

之致哉仙源之亟記而以遺兩家子弟其意深矣兩家子孫必能世守而不失矣然元祐諸賢推范太史為講史三昧而温者不可服衰於師成門下子孫之能守家學難矣推聖賢相授之旨而質以所聞父師之言以永斯文之傳正不能無望於李氏之門也

丁巳記聞錄

小子嘗往謁延陽相公公適有疾呈告召見於寢房公擁敝衾頂寢帽隱几而卧室中翛然坐隅寂無人語亹亹不倦公忽蹶然起坐呼余使前作而言曰爾

後生也猶有所未盡聞者矣爾父爾叔皆以早世吾
又老矣吾而不語爾何以知昔在丁巳冬光海將廢
母后凶謀旣成收議于在外大臣先生已獲罪遯
于東郊自八月重得中風方在床褥使人扶起奮筆
自書辭嚴義正凶徒膽慄三司俱發禍將不測先生
自蘆原寓舍騎款段循郭南山路將待命於青坡村
是日天甚寒子弟及吾輩數人從行先生嘗手抄禮
記居常寓目掛諸馬鞍而行夕抵先生家奴鶴之主
屋先生端坐室中看禮記吾輩在庭下或坐或立以
待來報而反懼消息之如何忽有急脚自城中奔馳

而來氣渴顛仆口不能言衆皆失色顛倒迎出悳覗之乃請按律之報而爾家庑族爲將官者送人來傳也子弟皆叩胷號泣余欲白于先生而遅回嗚咽不忍啓口先生覽畢了無異色看書不輟少焉進夕飯飲啜自若略不少損及夜就寢鼻息如雷房室極狹子弟侍者皆在廳事獨余侍寢憂憤所激夕不能飯夜不能寢轉輾達曉鷄既鳴先生睡覺名余曰其汝尚不寢乎余起而對曰不寢矣因更坐曰小子窃有疑焉敢問於先生矣先生曰何也余對曰死生亦大矣今日之事雖傍觀者亦不能自定小子侍側仰察

謦咳先生旣聞不驚眠食俱穩安閒舒泰少無異於平時君子於死生之際若是其恕耶君子雖死不憂不動乎請以解惑先生莞爾而笑曰我非不動心者然事有先後動有次第今者始請按律則 判下然後當就理決案然後當伏法若見請罪之章便自驚動其於三木之下何其如椹質之前何因復就睡終無幾微見於辭色者古人吾不及見矣然以我觀吾先生雖使古人處之無以加焉中心悅服了了若前日事矣噫平昔之嘉言善行衆所共覩者也此夜問答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者也不但人所不知雖爾

家父兄亦不及聞余恐其久而泯沒爲爾言之特詳因感念舊事忼慨不已噫此一欵既不載於家乘今則延爺亦已捐館每欲請於秉筆者以識其事而未能焉其後迷豚世龜見崔愈正漢卿氏則漢卿意龜兒之未及聞說之一如吾所聞者而自言親聞之延爺蓋漢卿乃完城相國之胤後亮也完相延爺俱是祖父門下人而最相契合世所稱四友者也漢卿以通家之子久承延爺之緒論宜其聞之熟而說之詳也延爺既言於吾又言於漢卿者蓋猶懼此事之不傳於世也於是略記顛末以備遺忘兼示一家子侄

云爾 崇禎乙卯孫時顯敬書

跋

尤庵宋時烈

昔章惇欲殺劉元城私遣運判直抵所謫之官府元城治命既畢曰死不難矣因對客飮酒翌曉聞鐘聲家人號泣而益夷然自適俄聞判官嘔血死亦不喜 本朝金安老嫉鄭文翼公寄不善意欲令自盡同罪者乃至有滅命者文翼笑曰朝廷誅殛則當伏邦刑以一癘百可也一日惡足自京至謫所而口渴不能言侍者蒼黃失措文翼安卧自如及其發書則乃安老誅死之報也侍者以告公

曰然乎仍雷鼻達晨盖與元城而共貫矣謝安聞淝水捷音對客圍碁而及至入門折其屐齒程子以為强終不得也東坡嘗以談笑於死生之際自期於其聞朝命面無人色兩脚無力大為朱子所譏夫元城文翼二公識量固有大過人者然苟非養深積厚而有定力烏能如此哉今見李延陽所說白沙文忠公事可與二公異世而同符也然二公則終能北還而公則竟沒於荒裔可勝痛哉然公之所以死者天理民彝而延陽以門下諸生翊戴 聖祖卒能明天理正民彝以啓中興之偉績

然則公之所以扶樹綱常之功至於身後而彌彰豈不盛哉延陽懼師門之盛美不顯著於世也至於臨歿而闡發如此尤可以見其師弟子矣

白沙先生手蹟帖䟦

尤庵宋時烈

李侯時顯士榮收拾其王父白沙文忠公手蹟楮糚為帖將以傳於後昆其家初一葉乃萬曆丁巳年獻議草本也其忠誠正氣縱橫經緯於點畫彖勒之間者淋漓炫耀奪人眼目豈造化扶持神物慳收以保百世不磨也耶竊聞當時㓙論亟發公預搆對語連紙累牘殆可千餘言及收議官至覔之不得今茲所

獻者乃倉卒草定者爾故或疑初本則子弟親舊惶駭不敢見而庋之云果爾則想其嚴截峻激有倍焉人以是恨其不得也然朱夫子有言至方不能加矩雖其初本在焉亦何以加此哉公雖卒罹奇禍而所以賛 聖祖中興之業者此實與有焉爾其餘碎録小說亦多裨補世教者而惜乎其間有殘缺難讀者耳然此非子孫之所可私者竊願李侯摸勒入梓廣傳於世也厚貉纖絺固生人之不可闕者而至寒伏熱尤可思也

丁巳獻議石刻跋　明齋尹拯

右李文忠公丁巳大議草本也始公被疾家居扶起獻議其手藁尚存公之孫牧使君摹刻于星山盖公之精忠大節固已焜燿百世而其筆勢之横逸凛凛猶有生意見之令人悚然魄動豈浩氣之發自有不能禦者耶牧使之胤世龜甫攜以見示謹留五日敬玩而歸之

文忠公鐵嶺歌跋　尤庵宋時烈

右白沙李文忠公北遷時鐵嶺歌也公雖在流離困阨之際而愛君不忘之誠自然形於吟咏之間者如此彼不得於君而便有怨怒憤激之意者果何心哉

廢朝遊宴後庭聞一宫人唱此闋知為公作愀然不樂因泣下而罷酒其聲詩之感人也如是夫然終不能如宋帝感水調詞而東坡得蒙量移卒使公歿於窮荒此其所以存亡之異途也記昔天啓辛酉間廢朝亦惡羣小輩誣罔教曰悌男之為若德久矣今之議者每以悌男為言語不新奇聽亦疲勞此言汔可休矣然則廢朝非不知羣小之姦凶矣知羣小之姦凶則知公之忠賢也尤益明矣而威福既已下移只屯膏泣血而竟至於不長可勝歎哉千載之下聞此歌而淚不下者真所謂無人心者也

鐵嶺高處宿雲飛飛飛何處歸願帶孤臣數行淚作雨去向終南白岳間沾灑瓊樓玉欄干 右翻鐵嶺歌效水調頭詞體

老德書院留書叙　崔有海

僕白沙先生之徒也聞諸公於先生捐館之所爲建祠宇以爲瞻慕之地悲感之極敬服高義夫先生愛君立節之風學古明禮之文國人知之至於識見之高心學之正則人不能盡知固可慨已盖先生識透於大源開眼於一本有擧風長帆一瞬千里之勢見道之高且實者未有若先生之軒闢也擘破於義利

公私之分精研於天理人慾之辨事之所當為則辟立而自定義之不可為則縮手而自退應機圓熟渾然無跡雖不以規繩自律於外貌而其中所存皎然日昇獨到昭曠之原此古人所謂身在域中遊神塵埃之外者也及其謝事退間養以静樂以道浩然之氣鳶魚之天流行於日用之間一身寵辱世外榮華都付於一夢中嘗抵書於僕曰雨意漫山山門不開只有黃鳥一兩聲何當對榻細論今古云幽居静勝之樂亦可見於今日而樂之所在人亦未易窺測孰知先生之所造如此哉古者有功於民則祠之先生

之澤被生民者固不可一二數況其學行之俊偉者可以追步於古人裁匹夫之志不可奪也古之君子或有觸烈焰而獨立者何獨不然於今日乎僕今以公幹入道內得與諸公會哭祠宇之下以盡不盡之痛平日謦咳之音若接髣髴欲吐胷中之奇上下千古之論亦不可得悲夫悲夫聞先生嘗以道學誘掖諸公北方之學將自此而蔚興茲將行中所玩太極圖說一卷讀書錄一卷杜詩二卷留置院中只願諸公潛心細繹體驗力行以副先生誨人不倦之義云

諸公記識

二月趙大得來訪言李鳳男之賢在社稷洞李之堂叔恒福人物端嚴有常不妄言笑好讀書迥異流俗所就不可量年僅二十為權政丞孫女壻李判書夢亮之子也 牛溪先生日録

吏才乃刀筆之業不足貴然為宰相而有吏才者亦難得余少通籍朝端以郎僚遊巨公間唯柳西厓成龍李漢陰德馨李白沙恒福三相國優於吏才方壬辰癸巳倭寇充斥 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西厓到省則以余疾書必命余執筆口號成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熡

然成章雖洛奏之文亦然詞臣奉 教撰進者不得
有所加減於其間眞奇才也漢陰白沙其匹也
宣廟中年邦域無虞生民樂業稱小康矣 上嚮用
文學之士新進之年少有才藝者如漢陰白沙諸人
皆能以文章致身卒爲國大用可謂得其力矣後来
居巖廊者率以曲逕進國政隨而壞至于今日無復
可言者矣 以上象村求正錄
辛丑春白沙公以疾辭相位余勉出之則寫近體一
首以答曰中興作者足謨謨老子何堪聖世需自識
孔君元齟齬誰言呂相不糊塗時名短拙關心少身

計差池入手殊却恠晉家王太傅白頭猶道宦情無盖言時勢之不可為也

白沙李相國戊午春諫廢 大妃時議將寘極典㗡鷹犬上疏請斬者日三四上大司憲李覺大司諫尹訒等請圍籬安置於絶島 上令遠竄初配關西為㗡鷹犬請置絶塞移配六鎭又移三水 上特移北青出城之日有詩一絶白日陰陰晝晦微朔風吹裂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聞者泣下時領相德陽奇公及鄭僉樞弘翼金正德誠俱直言皆竄北荒同時發去國脉盡於此行矣其時王堂

長官則鄭造也以上象村晴窓軟談

丁巳至月望間大論朝夕將發余念鰲城翁必有言則將不免遠行余亦自度不能免思欲一見訣別匹馬往禿村余問俺杜門謝病職名在身身在輦下大論之發不可無言公則退在郊外凡干朝政絶不與聞雖不言何妨公曰不言何妨但若有收議則不可默默也雖言君與我皆應不至於死 聖上仁慈不至於辨殺大臣自此分飛不知落於何處更見何可期也因含淚以別臨別余口占一短律怕傳不書但口號以呈詩曰白髮重相對餘生各 聖恩吾儕唯

有死世事欲無言水濶蛟龍蟄冬暄鴈鶩喧斜陽數行淚立馬　穆陵村

白沙公與奇相一時被罪奇相則杜門謝絶雖親戚亦不得見沙相對客歡謔無異平昔知舊之往問者塡塞村巷而不以爲煩人或有言則曰人既以情遠来何忍不見我亦有欲見之情何必抑情乎既見便調諧以別無一語留戀之態二公氣像之不同如此

白沙公始配興海臺諫以爲近又配龍岡又以爲近論金吾堂上至於削職移配慶源又以爲近胡懼與胡通請移南道乃配三水自　上特命配北青許

筠必欲置死地也正月初九日發自青坡村五峯李孝彦別於山壇之路左有山壇把酒祭江蘺之句沙相和詩有只恐令威去不歸之句送生何以云祭行者乃云不歸豈皆詩讖耶途中三見寄書語旨皆坦豁至有身健食進之語及到配所又三寄多有苦語有曰只願歸死松楸蓋於三月間因久坐溪邊再中風氣雖即差減而以此頗動心慮故然也寄詩曰中宵不寐算歸程缺月窺人入户明忽有孤鴻天際去來時應自漢陽城其辭意悽惋如此未一月而卒於謫所豈自前知耶

沙相之謫北也北路之士坌集於路左爭相援剌顧一識面公以詩謝之曰云云我非十目九臯只是遇事輕言其豪氣有以想見也及公之卒中外會哭者幾千人布幾萬匹爲文而祭於道及墓不絶葬旣久有人持炙鷄壺酒哭於墓書一首詩掛於樹枝不見喪主而去

乙卯秋白沙相公負譴僑寓蘆原村余亦散廢閒居遂與尹僕仲淸長兒明漢携酒往訪話移晷余謂白沙曰水落秋瀑方盛道峯新搆溪堂云今日可同賞否沙翁忻然曰水落吾常日往道峯吾願也與君行

甚樂事也即呼兒整杖屨幅巾布衣跨騾而出沿溪行蘆葦間數十里歷樓院大路入洞口已是别境 節拜祠訖凡石若丘之可坐可步者靡所不盡意倦歸坐枕流堂東樓樓即舊無而今增清絶可愛夜宿枕流堂波聲撼床嶺月入户三更睡起若夢中度三峡也沙翁蹴余曰能會此勝否遂引滿數杯令明漢歌仍散歩前除朗吟子瞻赤壁賦飄然有御風登仙之想 以上月沙集

四月二十九日左議政柳成龍都承旨李恒福請對言自古國家大亂之日分遣諸王號召軍兵以圖禦

敵請分遣諸王子于各道以圖再圖遂命金貴榮尹卓然陪臨海君往咸鏡道韓準陪順和君往江原道
三十日先一日　上以柳成龍爲留都大將李誠中丁亂福爲左右通禦使都承旨李恒福啓曰今國事已去若有請救中原之擧則周旋應對之間不可無柳成龍請勿令留都遂以右議政李陽元代之
五月初三日　上命杞城府院君俞泓都承旨李恒福陪信城定遠兩　王子先往平壤擢恒福吏曹叅判卽日發行
十二日以李恒福爲刑曹判書申磼吏曹叅判

十三日大司憲李恒福言於朝曰今日之賊非我國所能獨敵請速求救於 天朝尹斗壽以為令我軍方守臨津足以防禦朝廷又已遣人於下三道兵必大至北道之兵亦不久當集大軍厚集自當有為況 天朝發兵救援固未可期而 上國之兵一入我境則厥後難處之憂萬倍於此豈可輕舉請兵之事乎恒福遂退

兵曹判書金應南聞母死於土賊遂以李恒福代之以李德馨為大司憲

變初 上到臨津日已昏船泊西岸則軍人四散天

又雨不知所之　上謂李恒福急與兵曹郎官招呼收集可也恒福騎馬行且呼余與士瑩李覺行到一船呼之十餘人出應遂率以来　上甚嘉之仍見御座則惟西厓入伏於前其左右則信城定遠兩　王子伏而睡　上亦執鞭而坐當時行色之窘此日爲㝡諫官將論鰲相之罪欲置之法西厓亦將不免子常謂余曰柳若並論則於國事不美其間亦豈無差等乎亟通於所知余於　闕門外適值尹可晦昉力言其不可並論海平繼之又力解之遂只論鰲翁西厓之說盖元裕具宬主之也

愽川郡五里樹林蔥欝斜開細條路壬辰六月十五日駕發從官十餘人前導武士不滿五六子常策馬呼余曰吾與子皆兵官且前隊甚踈可與前行因掠御馬而去 上顧謂内官曰何人也曰某某也當時侍衛孤弱人心危懼有甚於臨津

李子常李明甫嘗得疸病連房臥吟子常寄明甫一絶末句云吾儕正似迎霜橘未到深秋一半黃

有鄭忠信者年十七應募從崔遠到江華嘗斬倭二級仍持書狀而來子常見其容額頗美言如河决極有條理人皆愛之子常特甚常與之同衾而宿道必

同行坐必連膝仍勸之赴舉終中武科人謂李判書

別室以上寄齋壬辰日錄

李鰲城退居鄉墅嘗微服遊清平寺至昭陽江同舟少年輩不知為相公也多有侵侮且詰其來由公辭曰聞此地名山水欲棲托而來少年益驕傲背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來者多致富倘能來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鬢着玉圈子必是納粟堂上官也言訖揖之而去公戲作詩曰晚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聞者捧腹芝峯類說

韓山文獻書院既成諸生以稼牧父子坐次相聯為

疑來問於在京子孫余問諸宿儒皆不能定就問於
李相公恒福相公曰吳紀亮之子隲父子爲中書令
每朝會賜以雲母屛隔坐今以障子隔坐爲當遂如
相公之言設障定坐相公風儀俊偉清白尚節又能
文章廢朝時以直言遠謫卒於荒裔國人傷之竹窓閒話
鰲城素性泊如視貨貝如草芥家居又儉約子弟服
飾常加貶損婚娶之後有服華鮮者輒於目前盡脫
其表裏分給貧族之在座者卽令仍服舊衣
鰲城在昏朝累叅元勳雖力辭不可得而若其賜牌
奴婢田結一無所受

鰲城第宅僻陋殆不可堪居隣居張晩嘗於公執弟子禮按嶺日辭於公曰相公居處甚陋若卜他居則俺當辦得累百布以輸其直公笑曰令公欲白晝攫公家物以累我耶晩曰吾家財稍足何至損公物也不然則當撤得一屋之材以助工役公亦不許

鰲城平居訓誨子弟或有過徵示不悅之色而已未嘗有恚詈之加一日在村庄二郎着白苧裌袴來見公呼侍婢持綿袴來使之遆着卽以苧袴與村老之來謁者

癸丑逆獄有慈山人李春福者爲人所告引金吾郎

到慈山跟捕則境内無李春福而有李元福金吾具聞于朝鞫廳欲拿問之時公以委官在座見羣議已定堅不可破欲不言則恐無辜横罹乃曰吾名亦與彼相近須上章自辨然後可免矣左右相笑事遂寢時逆獄大起收司之律甚嚴公不動聲色而能以一語而解之人莫不偉之一日見人情跡不明而有誣伏者公歎曰吾嘗見擣松皮而成餅今見擣人而成逆賊矣其氣像恢廓雍以諧詼而獄事賴以平反者甚多

鰲城居相位有違官来謁皆坐而受拜一日有報申

訓導在門公徒跣而出迎入升堂俛受所言應對甚恭家人恠問之是公兒時所受業者也翌日公往謝所館将綿布十餘端大米數石以供旅次之用其人曰行槖所需數斗米足矣其餘謝不受可見其人之賢必有所可敬者而亦見公尊師好德之誠足以為範於衰世也丁卯復月九日夜呼燭而書之以上著石異聞錄

李鰲城少有公輔之望以詼諧自名庚子歲體察于湖南 上使譏察逆節李公馳啓曰逆賊非如鳥獸魚鱉處處生産之物難以譏察人皆誦之以為奇談

荷潭破寂錄

李相國號弼雲又曰白沙始生不周朞乳母抱持近井放諸地坐睡相國匍匐幾入井乳母夢見白鬚丈夫頎而長以杖叩其脛曰何不看兒痛甚驚覺趨而救之痛其脛累日大異之後家中饗祀掛其傍祖李益齋齊賢影子于堂中乳母見之大驚曰前日叩吾脛者即此影様也益齋前朝賢相也英靈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能救兒孫於阽危之際豈徒其神甚靈亦知弼雲異於凡兒能致神明之佑也猗奇哉

國法削職者雖大臣以及第稱李德馨以領相削職

稱及第李相國以左相被時議曰吾同接已爲及第吾何時及第逮散居東郊有一氓来謁曰以身役不聊生相國曰吾以户役不聊生時相國被護逆之劾與户役同音其善謔如是以上柳夢寅野談

李相國善謔近世國家多故該司例以議大臣入啟故濫而至於小事亦收議大臣多苦之一日禮曹郎官持收議在前公方搆思以對小婢自内告曰馬豆已竭何以繼之公叱曰馬豆繼用亦議大臣耶聞者捧腹許氏識小録

先君受玦東行之日白沙公騎驢握鞭班荊而坐劇

論一場而押去金吾郎安泓坐其側不離不能盡情
家君亦嘗恨之每過班荊處感慨耳
潛窩公不以一芥取人謫盈德白沙公以二奴與之
潛窩公安以受之驅使甚嚴至加捶楚不少貸與之
固不易受之而驅使亦難矣
先君言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謝安石其倫
也以上樂全集
栗谷癸未為太學士　宣廟將講綱目命選才臣畀
之肄習栗谷議薦白沙漢陰兩公後白沙為漢陰誌
文云有一宰相夜訪栗谷屏人曰兩李果有人望未

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争之不能得所謂宰相乃松江也盖松江之意雖自謂出於扶正抑邪如白漢二老之賢雖求之天下不易疇匹況於小邦之中而乃以一時論議廢之耶其亦不知量也

鰲城晩歲嘗遺崔完城鳴吉書以為程門如尹和靖諸人若得志當世則其能為韓富事業乎盖其意欲以韓富自況亦知崔公可與商量此事也崔公常自言象村難拜座上必問近見張維乎未知有何述作

云耶數語外未嘗及他此所以難拜也然則鰲城主事業象村主文章兩公所存槩可知矣 以上南溪集

白沙李文忠公少嘗就友人家居業隣居少女子日來其家出入輒仰視公一日友生皆出天大雨公獨坐女復入而仰視公使前問曰汝日來獨視我何居女人跪曰兒本巫人有所憑神欲謁郎君冀得先容而不敢白李公曰郎與俱來女人曰不敢晝見至夜雨止月徽公張燈以竢之女人曰神至矣開户視之少年額玉雪眉目如畫藍袍紅帶冉冉而來公冠服出迎揖讓而入坐定問曰幽顯路殊何為欲相見神

歔唏曰我 王子福城君也遭憸禍家滅抱寃泉壤欲聞世間公議以爲何如而凡人神魄頹弱無能接我者公雖年少他日必大貴氣魄能相接其言又足徵信故願承一言之敎耳公曰伸雪久矣豈不聞乎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親之恩所欲聞者公議也公具道世人所以哀愍其至寃者神泣數行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亟進果數品遂辭去公又出送之數步而滅公以爲近誕終身不言晩年北謫始爲李東岳安訥言之李忠州國憲年十四親聞東岳之言而傳之

白沙李文忠公　穆陵辛卯年間為承旨公退閒坐闇者奔告曰一人踵門請謁而衣襤褸狀貌凶獰不敢正視公急正衣曰第引來其人入着破笠攝弊布衣弊袴甚狹僅周脚脛穿破黑靴面大如盤身長無一人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公前張赤口呫囁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山君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自言是白岳山夜叉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獨公可以此言聞故來告之云其明年卽壬辰倭寇大至國幾亡公終樹中興大功夜叉言果驗此亦公平生所不言而其後鰲山夫人為其

女姪李大憲敏迪夫人言之故始得聞之以上東平尉聞見錄

趙忠靖公啓遠少時往拜白沙於渼陰江上先有玉顏少年在座俄而飄雪驟至窓外忽有人拂衣打雪槖槖有聲不通謁入拜曰今日大雪甚寒先生安否近日先生必無饌適道逢鷹師買雉而來矣自袖出雉置座上言辭意氣旁若無人白沙笑而答曰今日與意中人情話無享客之物一雉足以供賓主四人仍命炙來趙公竊覸來客着木綿周衣擧止豪放無儒士樣而白沙遇之甚愛重欵洽各擧三人姓名使之結交少年卽金卨後至者乃延陽李相國時白也

談次白沙論唐柳宗元韓泰等事言亹亹又引宋張詠鎮蜀事曰乖崖之功不下於韓富方面固是重任也終以唐五王事與延陽語竟晷而罷趙公意謂白沙貫洽史書故偶然論此三事其後金廢錮趙公五按藩節而延陽有中興功趙公始服公當日之論槩指三人前程而勉之也嘗語子孫曰白沙神鑑不可及云 趙忠靖家傳舊聞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六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七 目錄

擬辨尹善道誣疏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七

擬辨尹善道誣疏

弘文館校理臣李時術伏以臣不幸以臣祖父故領議故臣李恒福所著鄭慄挽詩及己丑記事一事重被前叅議尹善道所搆誣臣誠痛迫食息靡安亟欲陳暴於 天日之下而方當 玉候違豫之日元疏未經 睿覧故不敢有所論列臣之茹痛又加一節矣項者臺臣請罪善道之時臣家之事亦入於論啓之中而只擧其梗槩則伏想 聖明或未能洞燭善道搆誣之狀玆敢不避煩猥略陳顚末伏惟 聖明

少留神垂察焉善道之疏臣雖未見原本而疏語傳播在人耳目則臣請得以一一陳辨焉槩聞其疏有云故相臣鄭彥信被逮之際其子鄭慄痛其父之至冤摧折而死故相臣李某以問事郎詳知其冤為製挽詩使置壙中慄之子世規等遷厝其父之時乃得其挽其詞略曰有口豈復言有淚不敢哭撫枕畏人窺吞聲潛飲泣誰將快剪刀痛割吾心曲其後開刊白沙集於江陵白沙卽李某別號也鄭澈之子弘溟見此挽詞而憚之又刻白沙集於晉州而削去此詩且追入一篇書於末端此篇皆言鄭澈力辨力救善

類不為殺士之事者也然具眼者皆以為文體不同半以上似李某之文體半以下全不相似而上下語意亦多逕庭且知某之本意不如是而皆以為此篇乃是弘濵任加已意巧飾添造者也抑以其上下文體不同及上下語意逕庭推之則無乃此篇本著鄭澈奸狀李某子弟不敢出以是不入於江陵本而弘濵巧飾添造以編其集之末而為刋晉州本歟其所以不全改此篇半以上有害於鄭澈語者盖恐不如是則人不信也云云嗚呼是果人理之所當為者乎夫人之於先世所著文字雖或有差誤處若無明白

證據則一語一字不敢輕加點改彼鄭弘濵自以何
人而乃敢削去其詩添造其文恣行已意於他人之
文集乎設令弘濵欲削去欲添造臣之亡父兄弟亦
何忍安於心而一任弘濵之言為其所憚則削去先
人之詩以其添造則認作先人之文而刊行於世乎
彼乃肆然為言一則曰弘濵憚而削去一則曰弘濵
巧飾添造彼善道者抑何人哉而忍為此言乎己丑
鞫逆之日故相臣鄭彥信以汝立宗黨被人誣斥上
疏自明而從其少子慄之計疏辭不能首實終未免
事與言違流竄訊鞫皆坐於此慄痛其父禍之由已

至於嘔血而死其情則誠可哀矣臣祖父與慄比屋相善情分素厚果作詩哀之當時　朝家旣以欺罔罪彥信則慄之所以死者實有不可明言者故詩意自爾如此豈有他意於其間哉臣未知此挽何害於弘濱而善道乃謂之憚而削去云乎果如善道之言憚而削去則何故而不為削去於江陵初刊之日而乃為削去於刋行旣久後晉州再刋之日乎此則臣不欲多辨也至於追入一篇云者指臣先祖所著已丑記事一篇而篇中所載即崔永慶獄事一款也臣於此尤切痛愍不得不備悉陳卞者也夫永慶以孝

友名於嶺南而因飛語被逮病死獄中此實己丑鞫因中無根可名者也其時故相臣鄭澈爲委官而臣祖亦以問事郞素知崔獄之寃故臣祖以大臣不可不伸理永慶之意言於鄭澈則澈初無釋然之意其後臣祖又與鄭澈反覆論難則澈深然臣祖之言其必欲救解永慶者溢於辭色顯有遑遑悶悒之狀此則臣祖之親所目見者也後在甲午辛丑年間時人反以永慶之死爲專出於鄭澈之所搆陷至謂鄭澈陽爲救解而陰實陷害時議紛紜臣祖又與故相臣沈喜壽故參判臣金權有所問答而益知鄭澈無陰

害永慶之跡故遂以所覩所聞者手筆記之藏于家而時亦亟言於人曰吾於甲午分朝時病卧羅州適與都事金義元同寢數日語及東西黨論吾所言金無不信而獨於一隊人所謂松江搆殺崔永慶之事則反覆論辨而終不肯受此乃偏黨之蔽也云云松江澈之別號也此則詳載於臣祖家狀草而猶在臣家今可考也臣祖於鄭澈之事目見於鞫庭者旣如此得聞於儕友者又如此至於言語間所發者乃以義元之終不肯受為偏黨之所蔽云則記事中語意據此可推臣未知善道何以知臣祖之意本不如是

而乃以記事中語意指謂弘演之巧飾添造乎且善道之言曰具眼者皆以為文體不同半以上似李某文體半以下全不相似云臣未知所謂具眼者誰耶豈善道自以具眼者處之耶然善道之做此說亦有其由蓋記事中半以上所載數三語則記鄭澈初無釋然於永慶之意故善道謂臣祖之文體半以下所載則記鄭澈必欲救解永慶而無一毫陷害之意故善道乃謂不似臣祖文體夫記事所載出於臣祖據實直書無所私於鄭澈故觀澈之初無釋然於永慶之意則臣祖以是記之觀澈之終無一毫陷害之意

則臣祖又以是記之其書之可信於此益可見而非
徒不信反以白地無狀之說仰溷 天聽其亦憯矣
第臣伏見善道疏中陷毁鄭澈之語極其張皇豈非
以渠毁澈之心深惡臣祖記事中發明鄭澈無陷害
永慶之語做出此文體不同語意逕庭之說也可勝
痛哉可勝痛哉且善道之言曰以文體不同推之則
無乃此篇本著鄭澈奸狀故李某子弟不敢出以是
不刋於江陵本而弘濱巧飾添造爲刋於晋州本云
此則尤不足多辨者也往在甲子年鄭澈之子宗濱
弘濱等上章伸其寃狀而以記事一篇爲其證左之

一疏中至有手跡粲然猶可覆按之語若此篇本著鄭瀓奸狀則其子弘演等豈可為證於其父伸寃之疏乎果如善道之言若為添造則必須添造於甲子年弘演等為父伸寃之時乃可為證於疏中若已添造於甲子年伸寃之時則何敢以手蹟粲然猶可覆按等語仰達於 天聽亦何不使臣家刊出於已巳年江陵初刊之日而始為追入於去甲子十年後乙亥年晉州再刊之日乎善道誣罔之狀不待辨說而自明矣大槩文集之初刊於江陵也許多卷帙自不得盡精編次之失宜者有之字畫之訛舛者有之故

更加讎校乃有再刋之舉而凡刋集之際主一代文盟者以其詩文取舍剞劂前後刋集之時故相臣張維以臣祖門下士實主編摩而文集中詩文之初刋於江陵而刪去於晉州板本者凡十六首則此鄭慄挽詩之偶入於刪定中者也詩文之初不刋於江陵而追入晉州刋本者凡十八首則此亦己丑記事之偶入於追刋中者也其刪去與追入只出於一時取舍間事而今善道必以此藉口者何哉善道之心欲以永慶之死歸罪於鄭澈又以臣祖之言見重於彼此故先以削去追入等語執以為言次以半以上半

以下文體不同語意逕庭等語眩人聽聞終以巧餙
添造等語使人聞之或疑其真有是事而莫之辨也
其為計可謂凶且巧矣然知先後先集事者莫詳於
子孫習聞於家庭而知先祖意者亦莫詳於子孫則
臣未知善道之所知又有詳於其子孫者乎臣雖不
肖豈可鞱舌而莫之辨忍使先祖直筆之文終為善
道之所誣乎記事入梓之時臣祖筆蹟宛然猶存故
人多見之而不幸丙子之亂灰燼於江都此臣之到
今日尤有所痛恨者也臣欲以記事一篇逐句註釋
以明臣祖遺辭本意而語須更僕罪涉煩瀆故謹以

文集中記事一篇淨寫一冊以備 睿覽伏乞 聖
明垂察焉臣情溢辭蹙言不知裁臣無任痛迫兢惶
之至

惟我白沙先生所撰己丑記事一篇直書當時之
實蹟允為萬世之公筆而一種讐言之徒乃敢私
自譸張恣意誣衊許穆則以為改作己丑錄行於
世其文多變更尹善道則以為巧飾添造半以下
文體全不相似噫嘻自古黨人之搆陷善類其造
意遣辭至巧密也亦未有公然以名賢手筆之文
爲變更爲添造從而濟其搆誣人之說若是之無

忌者也當善道之疏上也曾王考叅判府君卽治

疏痛辨其誣事實周備証援明白真可以挂讒夫

之喙昭先集之誣而適值　孝廟違豫疏未果徹

尙爲子孫之所慨恨今當先集之改修附錄疏稿

仍識所感於下曾孫宗城拜手書

白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七

丙午仲秋

嶺營新刊